

两年半，二百多针。自2020年起，安吉开始了“脱敏治疗”——定期向体内注射花粉、尘螨两项过敏原。

这是目前唯一能够阻止过敏进程的治疗方法。最近十年，越来越多的过敏患者需要借助医学手段才能维持正常生活。

过敏低龄化的趋势也愈发明显。就在上周，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尹佳特意去了趟门诊护士台，嘱咐给看过敏的孩子们增加一些玩具。用她的话说，过敏的“浪潮”已经来了。

变态反应治疗依然任重道远。在我国，还存在医疗资源缺乏、专科医生培训体系不足、上市的脱敏药物较少等问题。好的一面是，更多过敏患者对疾病的认识有所提高，开始寻求专业手段治疗，或是力所能及地调整生活方式。



一名过敏患者戴着防护面具。受访者供图

## 脱敏的唯一“去根”疗法

过敏很难根治，一旦发病，大概率持续终生。目前，唯一能阻止过敏疾病进程的方式是脱敏治疗。在业界，也有医生将脱敏治疗的药剂称为“疫苗”，因为原理同打

疫苗类似——通过定期向患者体内注射过敏原，使人体建立免疫耐受，最终实现症状的减轻或消除。

安吉对整个脱敏治疗的过程已经非常熟悉。根据过敏原浓度从低到高，药剂编号从8到2。从最低剂量的8号瓶开始打，人体耐受，就提高剂量；出现了风团，就维持该剂量注射，直到耐受再进阶。一年不到，安吉打到了最高的2号瓶，并维持至今。

“打针这件事会有些影响生活节奏。哪怕只是离开住地出去旅游，也会断个十天半个月，有的人就放弃了。医生说，如果只断一周没关系，断半个月就建议剂量退后一些。我觉得这件事就看个人坚持。”安吉说。

数据显示，脱敏治疗的成功率在85%左右，且能获得相对长期效果。北京同仁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张媛表示，根据该院近期一项回顾性研究，最长的脱敏患者在停止治疗后能维持13年，而国际上维持最长的案例是12年——缺乏更久的案例，不一定是疗效问题，而是疗法引入国内时间有限以及后续随访难度较大。

不过，脱敏疗法虽然值得尝试，实施过程亦有难度。

首先是时间与经济成本。尹佳介绍，脱敏疗法的总疗程需要持续3-5年，后期效果与治疗长度息息相关。这期间，患者每10周去医院取一次药，头两年，每周要定期注射两次，以后能减到每周一次。对个人和家庭来说，脱敏治疗无疑非常麻烦，在开始治疗之前，患者要进行慎重考虑，“如果无法坚持，还不如不开始。”

尹佳介绍，目前，我国上市的脱敏药物只有两种，尘螨和蒿草。但大多数患者都是对多种过敏原同时过敏，即多重过敏，对这类患者，需要联合脱敏治疗，用一种过敏原进行脱敏治疗，疗效不理想。北京协和医院有针对其他几十种过敏原的院内制剂，但外院或外地患者想要获得这些院内制剂，要么是来北京定期开药，要么由当地医院调剂，前者代价高，后者较难实现。

院内制剂是医疗机构配置自用的处方制剂，并不像上市药物那样可在市场上广泛流通。北京协和医院可调剂给外院的脱敏制剂共有9种，需要走一系列繁杂漫长的手续，该院要与北京协和医院合作，医生要接受相应培训，药物调剂前，北京协和医院要申报北京市药监局批准，外院要申报当地药监局批准，最后再报到国家药监局批准，流程需要半年到一年时间，一次批准可管两年，药物的保质期则是两到三年。

尹佳介绍，在现有院内制剂的基础上，他们正着力进行新药转化。一旦新药产品上市，流通起来将更加方便。

## 进步与问题

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患者认识到过敏是一种疾病。两年前，已在北京安家的维维偶然间发现医院有变态反应科和过敏原检测，终于得以确诊——她至少对17种物质过敏。

在她过去的认知里，过敏不是病。在内蒙老家，蒿草引发了大量过敏性鼻炎，维维的爷爷、爸爸都有类似症状，家中每个房间都放着纸巾，但他们从未因此去医院看过病。

过敏患者对自身的了解也在不断增进。李瑶原本不是个生活精细的人，如今也变得小心谨慎。最近这些年，在呼吸道过敏的基础上，她又出现了食物过敏，以前能吃的一些食物，突然不能吃了，有一次还因食物过敏进了急诊室。

现在，没吃过的食物李瑶几乎不碰。吃过的东西，如果有了点症状，即便不确定是不是过敏，她也宁愿不再碰这一类食材，“想活得大大咧咧是不可能的。”

然而，令尹佳颇为担忧的是，过敏患者的数量“近年来上涨迅猛，人才跟不上了”。

在没有变态反应科的医院，患者需要前往不同科室求助。一些医院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，建立了MDT联合门诊，把不同科室的医生集中在一起。

近年来，中国医师协会应国家卫健委要求在全国进行摸底调查，发现能独立看所有过敏性疾病的专科医生只有三百多人，其他涉及过敏症状的专科如呼吸科、皮肤科的医生有两千多人。我国治疗过敏的科室或医院只有不到一百家，服务能力严重不足。相比之下，美国只有3亿人口，变态反应科医生却有近5000名。

变态反应学科的建设也亟待完善。尹佳告诉记者，很多医学院并没有变态反应专业，变态反应科尚不在国家级专科医生设置之列；也没有针对变态反应的专科培训体系。这意味着该专科缺乏系统的人才培养与晋升渠道。

她认识的许多从事变态反应学科的年轻医生，其专业背景五花八门，有的是免疫科、有的是呼吸科。晋升职称时，他们不能作为变态免疫科医生晋升，而要挂靠在其他专科。美国的培养路径就很明晰。年轻医生从医学院毕业后，先去教学医院的内科或儿科接受三年规培，然后可考变态反应专科，培训2-3年后就可以独立开诊所。

尹佳指出，希望能有相对成熟的学科培养体系，对已规培的内科医生进行专培，他

们成为师资，再散去各个地方、各家医院，逐步扩大变态反应学科的临床和教学网络。

“我自认为我们的水平和全世界是同步的，但专科医生太少了。现在做科普就是教育大众，让患者对疾病的认识提高，让他们知道病了能找谁。”尹佳说。

张媛也觉得，作为医生，要更多地将专业知识分享出去，让患者对疾病有正确的认识。希望患者能重视过敏这个疾病本身，而不是只重视“难受”的临床症状。

（文中过敏患者均为化名）

新京报记者 戴轩

编辑 樊一婧 校对 刘军